文忠集卷一

元 王結 撰

五言律詩

東村道中

西東村路遶朝日背寒風初凜冽秋菊尚斕斑古道擔青華林老遊士常笑逸民隱瀟洒水雲間

七言律詩

次胡安常溪書亭韻

文淵閣寶

31927

倚天雙劍勢崔嵬力盡神丁路始開冀北河山壯京輦雲間宮闕聳蓬萊舟車萬里通殊俗草樹千年鎖廢臺欲向終南卜佳處赤城人老憶天台

復次前韻

少年胸次漫崔嵬握手為君一笑開之子今猶困鉛槧蹇余端合隱蒿萊燕山木落圍新邑易水迢迢映故臺雲外少微黃一點含輝如欲避中台

登高陽臺詩二首

蓬萊仙子好樓居縹緲危簷接太虛千古江山幾分合
百年登眺獨躊躇波搖返照金溶漾天抹餘霞綺卷舒
萬里長空浩歌發晚山微露碧芙蕖
初擬登臨快野情百年興廢寸心生河山形勝無今古
藩屏人材繫重輕金宋承平見文物趙燕風氣盛豪英
遺臺故壘今如此慘淡經營畫不成

清明諸君邀登高陽臺

欝欝愁腸日九廻出門搔首獨徘徊偶因諸彥聞相過

聊喜孫懷得好開乘興尋詩同信步升高望遠强登臺
賞心會向疇佳節只欠春風酒一杯

和墳字韻呈雲齋先生

才名籍籍動簪紳雄筆盤盤覰典墳盛世政當求舊德
北山無用勒移文大名遠播詩千首草聖初傳酒半醺
金代風騷足良將定應推子冠三軍
翰墨林中老斵輪髙詞真見婉皇墳忘年喜遇孔北海
碩學還隨鄭廣文緑髮方瞳身正健白鬚紅頰酒微醺

折衝樽俎須吾子堂上奇兵勝六軍

再和前韻

太古淳風昔未聞唯存二典失三墳潛心明德新民學玩意經天緯地文排悶詩成時染翰澆書酒美漸為醺憐渠未得吾真樂肎次紛紛戰兩軍

偶成

自笑山林麋鹿姿世緣驅廹到京師金張有籍通青瑣嚴鄭無階上赤墀擾擾紛紛亦良苦熙熙攘攘竟何之

野鷗未是樊籠物夜夜江湖入夢思
青雲冠蓋滿皇州黄閣烏臺據上游時事糾紛空嘆息
賞音寥闊愧淹留公車辟掾求三語逆旅哦詩擬四愁
翁媪倚門心正切春風菽水去來休

次元復初韻

鸞馭翩翩隔紫霄百年清晤負良宵塵埃此日徒為擾
豪爽從今恐漸消蟻穴自知天欲雨桑田誰信海生潮
車如流水龍如馬惟有吾元共寂寥

紛紛蜂蝶殢芳叢夢裏繁華一瞬空緑樹陰陰鳩喚雨
閒庭悄悄絮隨風雲深蓬島人難覓水遶天台路不通
惆悵壯懷空潦倒强尋詩句策奇功

再次叢字韻

小山碕礒桂成叢遶屋清泉湛若空鐵笛靜吹千古月
蘭舟獨釣一絲風京塵漠漠衣空染天路遥遥信未通
野鶴孤雲應笑我幾年能了濟時功

次韻二首

靜掩柴荆聽雨聲孤懷偏觸故鄉情蠨蛸結網徒紛擾
蟋蟀亂鳴如忿爭異國飄零憐客子清時潦倒笑儒生
百年勲業唯青簡朝鏡蒼髯白幾莖
夜窻梧竹戰秋聲茅屋青燈萬古情眼底鷄蟲誰得失
角端蠻觸幾紛爭安車當日迎枚叟前席何年問賈生
應笑腐儒憂治世丹心一寸雪千莖

次韻答趙景賢

青雲冠蓋滿皇州黄閣烏臺據上游萍梗嗟余無定著

金蘭惟子尚綢繆身居江海三千里夢落煙霄十二樓莫道東山是黄槁為君談笑障横流

次韻奉答伯生學士閑閑宗師

珪璧陶匏薦帝郊黄流玉瓚縮菁茅日升暘谷神人悦星拱天樞上下交毓德經帷瞻内相禮賢鼎肉繼中庖鷦鷯詎有冲霄翼容我疎林返舊巢

歡娱菽水曠晨昏接武鵷聯荷異恩自愧塵纓汙鳳沼定知雲木嘆犧尊文章閣老推高雅德宇仙翁儼粹温

授我環中千古意共探月窟躡天根

次馬伯庸少監贈經筵官虞司業詩韻

簪紳星聚掖垣西芸簡含光動列奎日上嵎夷鳴綵鳳春生靈囿育斑麛寬仁自弭桑林異濬哲誰云大麓迷佔畢小臣叨進讀涓埃無補愧棲棲伯庸内翰繼學中郎唱酬河字韻詩

往返數次愈出愈奇然兩軍相薄短兵相接鏖戰爭勝未遑退舍魯仲連之徒聞之故特射一矢以解其紛

贈趙景賢

五年隨侍客東州傾蓋憐君若舊遊别後音徽怨離索

歸來情意益綢繆虛名自愧陳驚座佳句人傳趙倚樓
莫笑貧交淡於水詩筒來往亦風流

景賢守村庠以詩寄之

游仕歸來只舊貧蛙池清淺困修鱗公車未草三千牘
童子聊陪六七人鳳閣鸞臺元有命鷄棲豚穽暫為隣
青燈夜半彈長鋏慷慨悲歌氣益振

寄上劉時齋先生

悠悠軒冕各忘情萬里乾坤一草亭明月清風無盡藏

政宜樵牧傍陵阿鳳麟呈瑞吾何與珠璧聯輝世豈多
玉署薇垣奏風雅空拳深愧敵操戈

贈臻上人

十年晏坐自安心澄寂那容世慮侵濯濯青蓮照寒水
巖巖古栢冠叢林君言淨國身差樂我悟吾門道更深
陶令不依香火社遠公有酒且同斟

洛水

洛水闞山道有傳積陰驚見日中天聖經賢傳無餘蘊

八秩身游壽域中欝欝大椿常閲世亭亭芳桂漸凌空
長懐清淨安民旨更欲從容問葢公

聞王景初訃音

函丈從容夙所思盈盈一水阻先儀道山忽已摧瓊樹
魯縣無由識紫芝未展長材輔平世唯餘椎筆冠當時
中州豪傑頻凋喪重為斯文出涕洟

椰瓢

注瓦傾銀窨世縁那知椰實得天全漿如瓊液醺人醉

形若匏樽匕石堅陋巷大賢應未見青州從事許忘年
橫挑徑入無何有夢見糟床酒澗泉

七言絶句

滚塵馬圖

千里霜蹄碨磊駿西風沙苑草連空陸梁展放一驤首
誰見天機滅没中

次袁郎中韻

折得含桃雨後花自憐白髮照烏紗陌頭楊柳撩春思

碧波千炬照魚龍上下熒熒燭影紅寄語春宵遊賞客
長明須藉緝熈功

戍樓殘照

萬里河山百戰場愁來無處問興亡明時混一兵戈息
古戍荒原空夕陽

雪江獨釣

羣玉山高湛碧江輕絲小艇釣寒淙那知萬騎文城路
夜剪鯨鯢奠蔡邦

廣陵程公通甫卜居騎鶴樓之右扁其齋曰鶴西持卷求詩於予廼賦二絕句以塞命通甫昔掾集賢予方繼入為直學士相得歡甚後予假守此邦君亦得告家居相見歡若平生故終篇畧及此意也

風臺月觀古揚州騎鶴南來亦漫游羡殺鶴樓西畔客草堂清絶俯邗溝

持槖西清笑語同五雲雙闕護蒼龍秋風鶴背重歡會

一洗塵埃芥蔕胷

松竹梅圖

蒼髯如戟歲寒姿持節龍孫此一時凛冽冰霜盎春意東風昨夜到南枝

題鄭資山橫槊集

醉翁野鶴共飄然舒嘯崑丘小有天老手揮戈聊袖却一襟清氣潤遺編

朔風倒捲浙江潮青蓋呈祥王氣銷玉帳談兵十年夢

乾坤清景入詩瓢資山宋故將校卜築於揚之蜀崗號曰小有天扁其齋曰舒嘯其集中有醉中引鶴詩云

寄南臺治書曹士開

滹水悠悠遶郡城百年遺愛換澄清料應江表金陵月祇似東垣午夜明

鳳凰臺古碧梧凋建業江山久寂寥忽見朝陽五色羽舜廷何用奏簫韶

特書新起大農丞輝映江天執法星吳楚幾人分憲節

環瞻二老共儀刑執法謂趙敬甫中丞也
心賞神交我與君燕鴻越燕怨離羣暖風晴日登臨處
目斷江東一片雲

無題

民彝物則自天全秦火炎空詎可燃妙理生生誰會得
鳶飛魚躍塞坤乾
聖心原委寓遺經先達重陳炳日星暇食安居了無事
明窻棐几靜儀刑

道匪虛無大路然周程授受有心傳可憐弄筆操觚者

抵死區區幾百年

山靜泉清全道體草生木長驗人心道守涓護孳兢兢意

何日清江暎茂林

琳宮盆沼貯清泠七澤三湘照眼明並蔕芙蕖藏艷治

露盤雙玉共金莖

露盤雙玉共金莖吸露仙人上碧冥手把雙荷一揮灑

羣生醉夢豁然醒

絕句

來時梅萼衝寒破歸去茙葵何日開千古江山儼如畫
不堪荒草沒燕臺

詩餘

雨中客至 蝶戀花

人客幽燕懷故里野鶴孤雲笑我京塵底鄭重佳賓勞
玉趾清談亹亹消愁思　細雨斜風聊爾耳病怯輕寒
莫捲疎簾起燕燕于飛應有喜泥融香逕營新壘

送俞時 水調歌頭

五采識中散野鶴自昂藏螢窓雪屋十載南國秀孫芳河漢胷中九策君嘗以用人九策干中書風雨筆頭十字畫省姓名香文采黑頭掾輝映漢星郎　怕山間猿鶴怨理歸艎人生幾度歡聚且莫訴離腸休戀江湖風月忘却雲霄閶闔鴻鵠本高翔笑我漫浪者丘壑可倡徉

送李公敏 木蘭花慢

渺平蕪千里煙樹遠遶澹斜暉政秋色横空西風浩蕩一

稅駕摶九萬看他年

詠鶴 滿江紅

華表歸來猶記得舊時城郭還自嘆昂藏野態幾番前却飲露豈能令我病窺魚政自妨人樂被天風吹夢落樊籠情懷惡 緱嶺事青田約空悵望成離索但玄裳縞袂宛然如昨何日重逢王子晉玉笙悽斷歸寥廓儘儂家丹鳳入雲中巢阿閣

秋日旅懷 摸魚兒

臞儒那有廊廟英姿落魄狂游故人不見藹藹停雲酒一卮青山外渺無窮煙水兩地相思　灤京著個分司是鳴鳳朝陽此一時想朝行鷺避豸冠繡服都人爭看玉樹瓊枝燕寢凝香江湖載酒誰識三生杜牧之凝情處望龍沙萬里暮雨絲絲

次范君鐸詔後喜雨韻 賀新郎

露下天如洗政新晴明河如練月華如水獨據胡床秋夜永耿耿佳人千里空悵望丰容旖旎萬斛清愁縈懷抱

更蕭蕭蘋末西風起聊遣興吐清氣　鳳銜丹詔從天至仰天衢前星炳燿私情還喜鴻鵠高飛横四海何藉區區園綺繩祖武昇平文治自笑飄零成底事裂荷衣骯髒塵埃地逢大慶且沈醉

贈張子昭　賀新郎

久作林泉主更忘機結盟鷗鷺逍遥容與蕙帳當年誰唤起黄鵠軒然高舉渺萬里雲霄何許鶴爽憐君今猶在正悲歌夜半雞鳴舞嗟若輩豈予伍　華如桃李傾

城女悵靈竒芳心未會娸勞恩阻夢裏神遊湘江上
竟覓重華無處誰爲倩湘娥傳語我相君非終窮者看
他年麟閣丹青汝聊痛飲緩愁苦

又子昭見和再用韻

挾策干明主望天門九重幽敻周旋誰與斗酒新豐當
日事萬里風雲掀舉嘆碌碌因人如許昨日山中書來
報道鳥能歌曲花能舞行邁遠共誰伍　臨風撫掌癡
兒女問人生幾多恩怨肝腸深阻腐鼠飢鳶徒勞嚇回

文忠集卷四

元　王結　撰

雜文

上中書宰相八事書

中書相府下執事臯聞天生民而立之司牧内設公卿外置藩屏盖將撫循教訓其民人勉其不逮而養其無告俾各奠其生各遂其性非但以崇高之位美食安坐富貴娛樂之也故長縣者憂一縣守郡者憂一郡居輔

廟堂之上而天下治安者豈有他術哉亦惟興舉俊傑
共宅天位使賢者訏謀於上能者任使於下漸之以道
德摩之以仁義弼之以政刑如斯而已耳後世能盡其
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周漢以還其理亂隆替之
迹可按而考也故曰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又曰得士者
昌失士者亡國家自中統以來仰稽古昔建立省部百
司遷轉世官求治之意銳甚然而日復一日垂五十年
雖宇內無事而治安之效終未大著者何也益不端其

本而正其末不澄其源而清其流雖法令紛更威刑嚴密以兹求治如北轅適越愈鶩而愈遠矣因循廢弛至于今日風俗未淳法制未備清濁無辨能否混淆官壅於上民困於下饑饉薦臻災異數見朝廷開悟故進退大臣更新庶務暨擢進二三老臣參預大政甚盛舉也將期丕平比隆粹古端本澄源政在今日必當廣求俊賢昭布庶位自兩府大臣暨臺察六部稍皆得人然後擇其通經術達治體識時務尤所謂傑然者聚精會神

都俞吁咈於廟堂之上講求古人良法美意損之益之與時宜之建為一代之制大具規模密具文理法制既定循序而行之變之以漸行之以確持之以久不責近效小利以為三十年之規然後治功可成太平可致百年宴安之弊可革也葢歷代之政久皆有弊惟聖君賢相為能變而通之以為長久之道然創法立制至難事也在大臣啟沃君心灼知必如是行之然後可以振綱紀得民心宗社靈長萬姓蒙福則不恤浮言不貳小人

力行之則正心之理修身之則治國之道用賢之方無不盡善而民情物理稼穡艱難備見纖曲故開益聰明變化氣質薫陶德性莫此為至先儒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是也

二曰行仁政以結民心三代以仁義化天下秦隋以威刑制天下秦隋之政令行禁止天下之人畏懼公上而無親順愛戴之心故人情易離國祚不永也有國者當仰法三代興行仁政所謂仁政者具本則愛與公也愛

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上下交孚而為治有地矣其事則制恒産薄賦斂厚之而不困慎刑獄戢兵戈生之而不傷擢良吏去貪殘馴之而不害省營繕減徭役節其力而不盡順其所欲去其所惡則天下之人歡忻逸豫尊君親上愛戴無已如赤子之慕慈母豈有强梗不順之心哉古之人所以鞏固丕基建長久之業而無一旦土崩之患者用此道也

三曰育英材以備貢舉今學校遍天下教官塞銓然徒

文具而無其實以此求人材成風俗美猶繫風捕影不
可得也願命內外儒臣各舉經明行修之人擇其尤者
以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以官民子弟之俊
秀者以為生徒專治經術屏棄隋唐以來科舉之業約
周漢養士取士之制教之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格物
致知修己治人之道修己以三綱五常為主治人以經
世綜物為事待其有成獻其賢者能者于朝朝廷選用
以有德行曉達治道為主或問以所治之經或諮以經

下者今漫無遴選汎然進用貪殘無狀者有之庸愚無知者有之三年之間僥倖無事給由到部則為慎行止無過犯之人資考本格復得遷用矣以此望民安政成亦難矣哉願朝廷慎遴選之方立考課之法行黜陟之典明保任之道宰執選府尹臺官侍從儒臣六部長貳廉訪長貳各舉知州一人縣尹一人各道僉憲各路總管知州各舉縣尹一人得前件所舉之人銓曹提其綱要加察詳焉舉主多者先次差除後日所舉一人如贓

濫敗政者舉主坐之餘州縣官無人保任者雖資考滿格且只陞遷散官止於佐貳官内任用辟舉知州縣尹任廻民安事理果著實績廉潔才能又有舉者當加等陞擢旌别賢俊以破資格賢否同流之弊庶幾得人為國家愛養百姓寛賦斂均徭役俾各獲安寧遂其生比言亦粗舉大畧而已其節目之詳相府熟議可也

五曰敬賢士以厲名節古之仕者上自宰執下及丞尉雖貴賤有殊然皆王臣也故其所以相敬相下各有禮

節令之士者昧於此義上之於下頤指氣使詬辱怒駡不以為過下之於上趨走奉承擎跽曲拳不以為恥此有志之士所以寧老於丘壑而不圖進用耳他日學校之政成黜陟之典立仕集者稍皆賢俊也請考前代典故定其上下相見之儀相接之禮等殺度數燦然詳明著之于令曉諭百官各宜遵守庶幾在位者崇禮讓厲名節廉恥道行風俗淳美矣

六曰革冗官以正職制先王法天地四時立六官之職

上下相承則政有紀統事無分裂唐三省六部二十四司蓋其遺意今既建立省部矣有戶部又有大司農司有禮部又有太常寺光禄寺侍儀司會同館有兵部又有通政院太僕寺尚乘寺又有伊克扎爾固齊有工部又有將作院武備寺少府監中尚監利用監各寺監長官資品視尚書有加焉如此則不相統屬政事紛裂虛費廩禄多設掾吏實為冗長之甚其餘職司之繁不能徧陳外路有行省又有宣慰司又有總管府不惟此耳

內自京師達州府長貳員數不勝繁多凡建官設司本為民庶今職司太繁員數太衆不能治民徒為煩擾請參酌唐人遺制立二十四司以為六部統屬凡京朝職司合歸六部者皆併入二十四司以復古制之舊則上下相承政事有統紀而無分裂矣寺監之類唐宋雖或設置然先儒論其重併冗長當合併裁革者甚衆非區區鄙陋之私言也國家幅員之廣前古莫及方面要會既建立行省如福建兩廣四川控制溪洞邊徼去處又

立宣慰司可也其餘路分宣慰司實為虛設又各州領數縣上屬省部又有總管府是古人所謂又當重併者也在朝職司員數多者可詳考古制漸行釐革州府之官請依唐宋故事大畧不設總管府大都會處立為府其餘去處止置州軍各領數縣直隸省部令廉訪司官監治按察之領縣不多庶易為治府設監郡一員知府一員以為長通判一員以為貳州軍亦如之幕官設數員分治六房如司戶參軍司理參軍之類是也幕僚多

而長貳少幕僚分掌事務商確可否長官提其綱而處決之則政出於一有統紀倫序事可集而民可安矣不至如今日官多而不一事繁而不簡之甚也

七曰辨章程以定民志古者上自公卿下及民庶冠婚喪祭之儀第舍車輿之制衣服器用之法各有等差莫敢踰僭故民各安其分而財用易給今禮制不修風俗侈汰公卿大臣之家用不中節窮極奢靡以相矜誇富商大賈爭相倣效莫知紀極金珠熒煌錦繡炫爛豈止乘

堅策肥履絲曳縞者或美惡不分貴賤無別既無厲禁有財即為民無恒心日趨於利姦偽百端求厭其欲廉恥道喪風俗日薄此政爭亂之道也今宜增損古制定為章程公卿四民各有品節越禮僭上官有常刑如此則貴賤差別奢儉得中民志有定而莫敢覬覦人情漸歸於忠厚而爭亂消弭於未萌矣

八曰務農桑以厚民生今疆宇至廣生齒日繁然物益貴民益困衣食日蹙轉徙日多不幸凶年饑殍滿路原

其所由益耕者少而食者多公私各無儲蓄上下奢侈用度不節故也救之之術當敺游惰歸之南畝優重農民勿令擾害州縣官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文移堆積上下相蒙今宜慎選良吏準酌農書歲課種樹責其成效不為虛文行之久遠庶幾有益更考隋唐之法各路立常平倉官置本錢兼儲米粟布帛絲麻之類賤則加價而收之貴則下價而出之令廉訪司官提舉檢察糾其不如法者如此則雖水旱為災而物不騰貴矣國家

又當崇尚節儉賞與有節用度有經省營繕之役賤奇巧之服則穀帛可賤財用可豐饑饉可備民生厚而國力愈强矣

前件所陳皆當今急務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然政有更張事有改作庸人不便於己私者必以為生事而變亂舊章矣其因循苟簡之人反以為目前無效迂遠而濶於事情不若仍舊之為愈也此等之言皆似是而非各為身謀非國計也相府奕葉勲舊國之世臣又皆同心

一德復有老臣以輔贊之創法立制出於天理合於人情沛然孰能禦哉法制既備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治功可期天下蒙福而相府之名上配房魏姚宋亦昭垂於無窮此根本之論似緩而實急似疎而實密不知者以為此皆人之所共知而老生之常談也然自古聖賢言治道者初無新竒可喜之論可以驚駭世俗之耳目雖以孟氏命世之才當七雄戰爭之際具所以告齊梁之君不過墾田藝桑崇孝悌興庠序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而已果能遵此軌轍堅確而行之則日計雖不足而歲計有餘矣其也一介疏賤上書相府妄言政事不待賈而售不待問而告又似乎干名躁進之人然其以為古之君子處畎畝而不忘天下之憂得位則行其道不得位則修其辭言行道亦行也況正人柄用衆賢彙進上將以酬聖君求治之意下將以塞百姓思治之心必當兼收並觀採羣言而折其衷制為宏規遠圖以創業垂後此千載一時也故其果於自信非干名

也非躁進也竊取古人處畎畝不忘天下之義是以冐昧法義罄竭愚誠慨然一言焉惟大人君子諒其草茅惓惓忠愛之心不斥其愚而省其一得之見儻有可採伏請相府敷奏而行之以裨新政之萬一則幸甚幸甚干瀆台嚴伏地待罪不勝戰慄惶怖之至

書松廳事槀畧

皇元紹運開一函夏爰自中統之初稽古建官庸正百度一時碩儒元老屹然立朝文獻彬彬莫可及也獨責

士之制未遑舉行厥後臺閣之位率取敏鋭材幹練達時事者居之其効官舉職治繁理劇固不乏人而格君經世蹈道廸德者葢未多見也嗚呼豈天之産材隆于前而殺于後哉亦勢使然爾仁皇龍飛勵精圖治復尊用儒臣以風厲天下繼詔郡國賔興經明行修之士天子親策于廷而擢其俊秀焉於是文風丕變得人為多若吾友馬君伯庸尤所謂傑出者也釋褐應奉翰林明年擢六察官遂糾劾權姦薦揚儒雅凡治道根柢生民利

病莫不究其藴而覈論之竟以觸忤貴倖居位十三月而罷乃輯其論事之書名曰松廳事藳畧余以友義之篤得竊觀焉然伯庸之文章簡潔精密足以鳴一世而服羣彥余固未暇論也余獨三復此書而慨然歎息者葢由此可以仰窺仁皇崇儒之盛德用儒之實效中統文獻漸可復致而吾伯庸學與年進蹈道而迪德他日踐揚臺閣其格君之業經世之材必有大可觀者矣

高陽臺記

河間故宋為高陽關其境與遼相接精甲豪將資糧屯戍于此而管内都邑不啻數十東逾于海西及于山南至深冀北抵于白溝畫而守之地大以要故常選用重人以教以戰兹固城池之完高深堅廣他鎮莫能與等即城中東北有高陽臺乃為政者觀游之所也其崇倍差于城而閎廓壯大髣髴乎峰巖之形焉其上為堂為樓以燕以息更衣膳饔莫不畢具長人者涖政之隙率邦之士夫僚吏燕飲鄉射焉非徒為觀美也柳子曰氣

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坦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又所以宣上意通下情秩燕毛之序講獻醻之禮一張一弛之道也大兵之後風摧雨剥日往月來若樓若觀皆墮於煙埃没於渺茫矣惟見老屋三間支撑傾倒而臺巋然獨存予暇日嘗登覽焉雨霽風止煙霧澄淨遠睇西山修眉了髻隱隱可數而城郭萬家沃野千里與夫岡陵谿谷平原聚落突然窪然遠與天際遊人行客樵歌牧唱

前行後隨隱見遞出皆寓夫眺望之内而無所遺焉然世之名觀游者多在於高山之巔窮澗之濵跋履崎嶇登陟險阻非無事者莫能至而此臺連城邑挾市井朝登暮眺往返不勞而高明爽塏絶埃壒脱塵囂豁如曠如恍然若高山絶頂之表醒心快目賦詩把酒無適而不宜者予於此樂焉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後之遊者

復齋記

昔者夫子講道洙泗微辭奥義罔不詳備而其要曰求

仁求仁之方夫子所以告諸子者亦云多矣而其要曰
克已復禮葢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性之為體
純粹至善萬理具備而仁義禮智則其綱維然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盎然和粹流行通貫於四者之中亦猶春
之生意周浹于四時也故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
制智者仁之分别而仁則本心之全德也然人之生也
其性固無不善氣則紛綸雜揉有清濁美惡之不齊是
以耳目口體不無私欲之累見於視聽言動之間者一

皆違於禮而害夫仁焉茍無道以治之幾何其不至于人欲肆而天理滅哉故孔門教人以求仁為務而求仁之方則又以克己復禮為要也葢克己者徹而念慮之間著而言為之際審察所謂人欲之私者力去决勝拔本塞源不使少有一毫之累而復禮云者循規蹈矩品節燦然從容浹洽深造於至極純全之域而止焉誠如是也則日用之間皆天理之流行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擴而充之又豈有一民之不被吾愛一物之不遂

其宜哉天理人欲雖為消長然克復之功不容偏廢若徒克已不知復禮則雖免徇物外馳之弊而亦無可居之地可即之安危殆𣹢𣹢而不能久也嗚呼此孔門傳授心法之要而顔子之所以幾於聖人者亦惟在于兹也其旨微矣然人亡世遠斯義久晦至程子朱子始發明其藴奥而學者得聞其説顧眞用力于是者未多見也其甞與余講求是義而若志焉者其燕居之齋榜之曰復而又屬余記之以發其義余聞昔在上古聖聖相

承曰極曰中心傳神授至孔子名之曰仁而顏子以上
智大賢之資亦從事於斯焉後之士以希賢自任而學
顏子之學者所宜服膺而勿失也吾子以是名齋而自
厲可謂知所往矣然孔子之告顏子唯以力行為言而
顏子即請其目皆不及夫致知者葢顏子致知之功乎
日已熟一聞師言天理人欲洞見眞偽故直以為已任
而不疑也學者則當先其致知之功凡仁道體用之全
天理節文之密視聽言動之非禮所以害夫仁者皆深

思明辨使之縷析毫分明白昭晰而無所蔽焉則克復之功可得而施矣既有以致其知又有以踐其實涵養於未發之前省察於已發之際勉勉循循眞積力久克之而至于盡去復之而至于純全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則天地生物之心油然于胷中而睟面盎背自有不能已者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子果能以是求之則未有不至焉者也故余承命不辭而備論其本末因附余所聞者如此使揭諸屋壁出入觀省而勿忘

所有事焉庶乎目擊而道存之意也

知行說

士之為學蓋欲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徵言精義融會于心而措諸其躬一人之身具仁義禮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至於視聽言動進退步趨其緒至多其理至密茍不先有以知其所以然未有能行其所當然者也故必毫析縷解識其性情之別體用之異區別其分之不同而會於理之至極如燭照數計明白曉

析洒然無疑然後能躬行實踐造於極致之地而無憾
也知之明故行之力行之力則其知愈明矣體用相發
不可偏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則知與行者豈非為
學之要乎昔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精者察人心道心之混淆致知之謂一者守
本心之正而不使之離力行之謂允執厥中無過不及
也夫舜禹天下之大聖授受之際猶以是為心法之傳
則知行者固為學之要也然知吾知行吾行非强所不

可知責所不當行以吾心之明究可知之理物理既極本心愈明則措諸其躬者始可得而言矣不以一知自止一行自畫窮理於學問思辨之際力行於顛沛造次之間使吾心之所具身之所接耳目之官手足之職無一理之或遺無一事之不當則氣質變化德性純粹益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其眞爲學之要也哉

惟一齋銘

惟昔有虞握符授禹精一執中爰勅玆語瑩然靈臺萬

物之基原氣原性曰危曰微操之伊何致其精一理盛欲汩厥中允執神聖繼繼播此德言槼矱斯世於千萬年士蒙未知利于養正别茲有立邈哉希聖躡序以進擿埴索塗升高自卑馴致是圖夭夭燕居惟一斯扃默語存存羮墻則見鏡考往訓矢此銘詩俛焉進修愛莫助之

樂齋銘

相古先民道尊德鉅匪有他術惟學是務其學伊何深

造自得怡然渙然會于其極如彼飲食既厭既飫如彼居室載燕載豫是曰樂學不息自强高明光大悠久無彊嗟余小子稟茲陋質式遵成規永矢勿失博學詳說切問近思夙夜匪懈亹亹孜孜集義主敬閑邪存誠動靜交養業業兢兢任重道遠念茲在茲有確其志有永其思升堂入室涵泳從容悠然自得天理昭融嗚呼小子克慎克戒作此銘詩以詔無怠

題李宗孟母壽詩後

博陵李興宗孟以儒而寓于醫者也大德癸卯其母氏年登八十時名卿碩儒文而詩之宗孟顯親之意可謂厚矣至治壬戌余假守慈郡宗孟適有尚醫之召請余題詩以續諸賢之什余嘉宗孟年踰知命母没而思之不衰今將待詔禁密行膺峻擢顯親之實必能遂其平昔之志故矢詩之亂謹致此意宗孟好學高識當以余言為不妄云

題杜和卿八十詩後

國子伴讀杜天翼順天屬邑鉅鹿人也其父和卿年登八秩朝之縉紳錫之歌詩序引俾歸以為乃翁壽以余承乏是邦故唯齋大集賢善之司業伯生國博皆猥以段天祐致伯生之命以鄙語為請乃作唐律一章竊附[illegible]盛製之後以致區區尚賢敬老之意又以答吾故人別後垂憶之厚云